

# 乾隆南巡與

## 〈貫休十六羅漢像〉的傳衍

陳階晉

俗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筆者亦對杭州情有獨鍾，二〇一〇年赴杭旅宿西湖畔，漫遊鄰近孔廟訪碑之際，偶見一石塔，上刻十六羅漢像（圖一），深覺羅漢造形與故宮院藏院藏清丁觀鵬〈畫十六羅漢像〉十分近似。返後，嘗試對兩套作品進行比對與文獻資料梳理，過程中發現原來竟與乾隆南巡西湖的歷程關係深遠。是以此為起點，一方面探討乾隆與聖因寺之淵源，也進一步研究聖因寺的〈貫休十六羅漢像〉與院藏清丁觀鵬〈畫十六羅漢像〉的關連。值此次「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中展出院藏丁氏所繪之第一幅（圖二）與第十六幅（圖三），藉此篇幅分享梳理結果。



### 院藏清丁觀鵬〈畫十六羅漢像〉與杭州孔廟石刻的題跋紀年

羅漢又稱為應真，梵名 Arahāt，音譯為阿羅漢，是佛陀得道弟子修證最高的果位，舊譯為應真，有應當堪受之意，意即應受

供養禮拜尊敬之意。羅漢的信仰在中國傳衍已久，有關羅漢造形，佛教繪畫史上已見相關詳實的研究，本文無意重覆述之。

綜合諸家所言，流傳於世的羅漢圖像大致可分為兩大系統，一為《宣和畫譜》所載

張玄（活動於八九〇～九三〇）之「世態之相」，畫的是一般高僧的人間相（註一）；

另一為《益州名畫錄》所言唐末貫休之「胡貌梵相」，所繪為五官誇張變形、相貌奇特的羅漢像。（註二）本文所言屬貫休系統。



圖1 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 作者攝於2010年

院藏清丁觀鵬〈畫十六羅漢像〉（以下稱爲「丁摹本」）的第十六羅漢畫幅上，則有如下題識（圖四）：

右丁觀鵬摹錢塘聖因寺所藏唐貫休畫十六應真像，像各爲一卷。先是丁丑春南巡，詣寺展禮，見舊像位次，未經審定，名號又不協梵夾合音，既次第籤排釐訂，且各系以贊，歸之寺中，而命別繪此十六設色，莊嚴相好，足稱副墨，合十讚歎之餘，一一復爲之贊（中略）……乾隆歲在戊寅仲春月朔日，御筆。（註三）

據此可知，乾隆於丁丑年（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春天南巡，見到聖因寺本十六羅漢像，對之重新審定排序名稱後，仍將之

漢石下方有一段題記（圖五）：

御定聖因寺十六尊者像，尊者化身，妙繪傳世，千年恭遇，我佛心皇上於一毫端重開生面，名位既定，文采全彰，是廣大最勝殊緣，不可思議。主持臣僧明水募贊敬謹，勒石復建，以阿羅漢藏用，昭崇奉願。天人共仰於萬禪爾。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之吉，住持臣僧明水恭紀。（註四）

是知此石塔爲該寺住持僧明水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募款將十六羅漢摹勒上石而建成。可見，丁摹本完成的時間（二十二年）早於杭州孔廟石刻（二十九年）。比對刻石拓本與丁摹本，在構圖上，除了第五、六、七、八、九、十四、十六羅漢構圖是左右相反，第七及十六羅漢有肩臂裸露之別，其餘人物衣紋等各方面大致相同，兩本在尺寸上也極爲相近（刻石尺寸高一二六公分，寬五十五公分；丁觀鵬摹本尺寸高一二七·五公分，寬五七·五公分），但兩組的羅漢贊文完全不同。（參閱文後附表）再參照兩則題跋均提及聖因寺的十六尊羅漢像（以下稱爲「聖因寺本」），可確知兩者圖像的祖本來源相同。



圖2 清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 第一阿迦阿機達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歸還寺中保存，且敕命丁觀鵬摹寫。題跋時間在戊寅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三年。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拓本上，幅間題有十六羅漢的序位及名稱，下方加

註乾隆重定後的序位與名稱，並有乾隆御題的十六羅漢贊。而在羅漢像上方，即塔的上緣亦刻有乾隆重定之羅漢序位與名稱，再以小字註明原來的序名。其中第十六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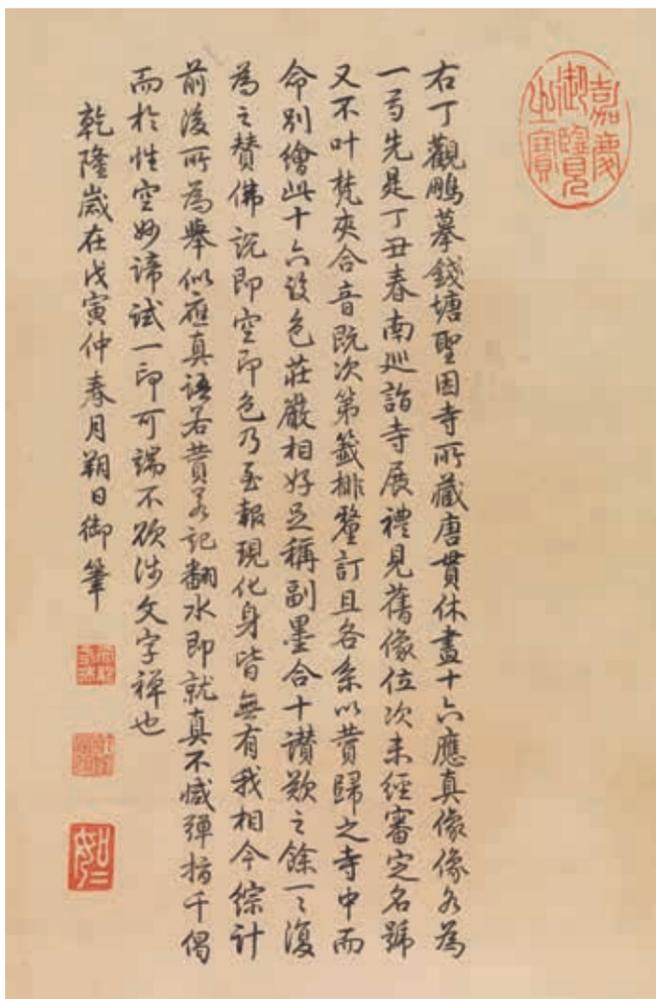


圖4 清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 第十六羅漢局部 乾隆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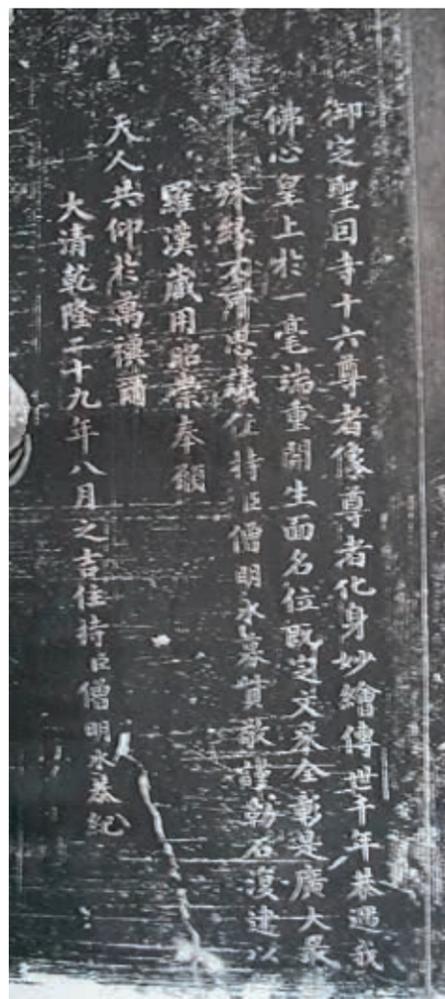


圖5 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第十六羅漢右下方題記 作者攝於2010年



圖6 清 董邦達 西湖十景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乾隆南巡與聖因寺〈貫休十六羅漢像〉的相遇

乾隆於一七三六年即位之後，曾六度南巡，每次皆造訪杭州，駐蹕於西湖之聖因行宮。聖因寺即為聖因行宮，或稱西湖行宮，位於杭州西湖北面之孤山南麓。原為康熙南巡之行宮，雍正年間改為聖因寺，後因乾隆初次南巡，當地臣民將寺址一分為二，再建行宮。此後乾隆五次南巡遊歷西湖，也都在聖因行宮停留數日，一是因為西湖美麗的山光水色令其傾心流連，同時也由於聖因寺自改為佛寺後，就供奉著聖祖（康熙）神御龍碑，因此到聖因寺瞻禮，就成為乾隆南巡至西湖時的必要行程。（圖六）前述〈貫休十六羅漢像〉即傳存於聖因寺的一組古畫。

據清人厲鶚（一六九二～一七五二）所撰《東城雜記》〈貫休十六羅漢始末〉條云：

城東長明寺向藏有唐 僧貫休畫羅漢十六幀，并出山大士像一幀。（中略）……世宗皇帝初年，僞改西湖行殿為聖因寺。制府李敏達公完，請至聖因，永充供養。

厲鶚為杭州人，此書有雍正六年（一七二

第二次南巡時，見到了聖因寺本的〈貫休十六羅漢像〉。是以得知，聖因寺本在分別再乾隆第一、二次的南巡之後，二度被送進北京內府，然而乾隆不改初衷，期望聖因寺能傳世永寶，二度均將這十六羅漢圖歸還。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即為聖因寺本的摹刻。

不過，其間唯一不同之舉，是聖因寺本在第二度被送到北京而留置宮中的期間，乾隆認為聖因寺本畫上原有的十六羅漢名稱是沿用舊譯，未合乎梵語原音，前先後序位也與章嘉國師（一七一七～一七八六）依梵文經典所排定的不同，因此按新編《欽定同文韻統》中合音字重新為十六羅漢排序、定名，並題贊於畫幅上。（圖七）

據《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六月行文〉記載：

六月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羅漢十六軸隨扈四屈，紫檀木罩蓋匣一件，傳旨著交安寧家人包裹妥協，送往杭州交瑞保到聖因寺面交本寺和尚，敬謹供奉，欽此。於本月二十日，將羅漢十六軸隨扈交安寧家人蘇赫送去訖。

說明了聖因寺本在乾隆二十二年被送至北

八）序，記載內容與成書時間相近。根據上述記載可知，聖因寺本〈貫休十六羅漢像〉原藏於杭州城東的長明寺，在雍正五年，西湖行宮改為聖因寺之時，時任浙江總督（制府）的李衛（一六八七～一七三八）將十六羅漢圖由長明寺請至聖因寺，作永久供養。而在雍正五年以後，〈貫休十六羅漢像〉便存放在聖因寺中。然而，聖因寺於咸豐十一年遭遇太平天國之禍，毀於兵燹，〈貫休十六羅漢像〉今已佚失。相關訊息只能從文獻資料尋得。

《秘殿珠林·續編》記載，乾清宮曾收貯〈唐人畫十六應真〉卷，原為袁日修（一七一二～一七七三）所有，後呈進內府，畫上有袁氏的一段書於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的題記：

唐畫世不多觀。乾隆甲子，修蒙恩入直廬，始獲見數種。己已有奉使南鎮之命，道出武林西湖聖因寺，又得觀〈貫休羅漢〉十六軸。辛未，寺僧大恒讚祝聖母皇太后萬壽來京師，遂持以獻，皇上謂佛刹舊物，應歸名山，仍以還之；修既喜此幅是繪事家佳話，亦可添佛門一重公案。……

從這段題記可知，乾隆十六年（辛未，

京宮中，在重新裝履匣後，於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即命人送回聖因寺。羅漢贊的題識，應就在此期間。

### 乾隆敕令丁觀鵬摹寫〈貫休十六羅漢像〉

乾隆第二次南巡於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正月十一日啓鑾出京師，是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五日間，駐蹕聖因寺行宮。

同《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四月行文〉記載：

四月初八日接得元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三月三十日侍郎袁日修帶來貫休羅漢十六軸。首領柱元傳旨交如意館，著丁觀鵬將面像衣紋俱照依勾出，其餘手足等處，若合法者不可重改。若不法者，遵照從前指示之處改畫。玉山子、石頭著王炳畫。將現在承辦之畫俟行暫停，先將此項辦理。欽此。於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催總德魁將畫得羅漢十六軸呈進訖。

按此，乾隆雖於四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卻早在返京之前，就已令侍郎袁日修帶回聖因寺的十六軸羅漢圖，並交付如意館命

唐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見宣和畫譜，自廣明至今垂千年，流傳浙中，供藏於錢塘聖因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駐西湖行宮，詣寺瞻禮，因一展觀，信奇筆也。第尊者名號，沿譯經之舊，未合梵夾本音，其名次前後亦與章嘉國師據梵經所定互異。爰以今定《同文韻統》合音字位次注于原署標識之下，各題以贊，重為書籤，仍歸寺中傳世永寶。夫四大本無，盡于何有，仍斤斤於名相文字之別，得毋為諸善者訶耶？御識。（註五）

說明乾隆在丁丑年（二十二年，一七五七）



圖7 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拓本 由右至左為第一至八位尊者



圖8 清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右至左為第一至八位尊者



圖7 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 拓本 由右至左為第九至十六位尊者



圖8 清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右至左為第九至十六位尊者



圖9 清 丁觀鵬 畫釋迦牟尼文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丁觀鵬摹寫。丁氏摹寫完成之畫，則在隔年的正月十八日呈乾隆。（圖八）

丁觀鵬（活動於西元一七三七—一七六八年），早年事蹟不詳，乾隆年間與弟觀鶴一同任職清廷，供奉於南薰殿。畫道釋人物，亦精於山水，畫風學明末丁雲鵬的筆意，能傳其遺緒。乾隆敕命丁觀鵬摹寫聖因寺《貫休十六羅漢像》，此可謂是對聖因寺本模寫的第一步，並書十六羅漢像贊於各幅畫上。此次展出即此十六幅中之第一與第十六軸。乾隆在第十六軸的題識中，以「副墨」之稱讚美丁觀鵬摹本，可推想該組畫作之忠實摹寫。此作在《秘殿珠林續編》中著錄為「丁觀鵬畫佛

及羅漢像」，乃牟尼文佛（圖九）與十六羅漢共十七軸，皆存本院。而丁觀鵬摹本與聖因寺刻石本之所以會有第五、六、七、八、九、十四、十六等七尊羅漢左右相反的情形，有可能是因應法會祭祀排列所需，以牟尼文佛居中，兩側各羅列八尊羅漢，所以調整部分原有圖像的方向，使羅漢像兩兩相對所致。

### 乾隆考訂羅漢與《欽定同文韻統》的實踐

如前述《貫休十六羅漢像》題識中所記，乾隆曾為聖因寺的十六羅漢重新排序、

更有乾隆贊文，並書上引跋文。如此以羅漢為圖繪主尊，上有唐古忒梵字羅漢名，加上合音漢字書羅漢序名，並有乾隆贊文，即成為乾隆朝羅漢組圖系統的固定形式。同時，乾隆也為宋代以降羅漢數究竟是十六或是十八的爭議，做出了一定論。

乾隆之所以對羅漢進行相關考訂，實際上還與其敕編，成書於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的《欽定同文韻統》一書有關。

此書序文中指出，由於梵語與華文在音韻上明顯不同，以切韻方法也無法完全類比，因此，有許多音韻無法傳譯，而且相當紊亂。總而言之，乾隆認為持咒時應以梵音為本，才符合不譯咒語的本意。（註七）《欽定同文韻統》便是利用這些語言中相對應或相近音，來拼讀佛典中的梵文。於是制定了這套以藏、滿、漢三種語言直接針對梵文的注音系統，為得是在誦習梵文咒語時能更接近梵文原音，這注音系統即所謂的「阿哩嚩哩字」。（註八）對乾隆而言，編纂《欽定同文韻統》，並且運用於重定羅漢序位與名稱，不單只是出自乾隆本人對考證的興趣，更重要的是他鞏固政治權威，宣示在宗教經典的詮釋與主導地位，如同《欽定同文韻統》中梵音的溯源以藏、

滿、漢文對比，以創製新的注音系統「阿哩嚩哩字」，書寫於羅漢像上，此舉巧妙強調對藏、滿、漢宗教的權威。

這組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由丁觀鵬所繪的《十六應真像》（北京故宮藏），在風格上屬於傳統的「世間之態」的羅漢像，是乾隆於是年確定十六羅漢與排序定名後，將羅漢圖像具體化的呈現。而該本與重定後「阿哩嚩哩字」羅漢名稱的組合，則成為乾隆建立新羅漢系統的嘗試，同時也說明了當時乾隆對於羅漢圖像的既定印象與認識。不過，這組原本代表乾隆新羅漢系統的丁觀鵬繪世間相《十六應真像》，卻在乾隆二次南巡後，被聖因寺收藏的《貫休十六羅漢像》所取代，成為乾隆新建羅漢系統的代表。

### 聖因寺本典型的複製——多媒材的轉移摹寫

聖因寺本能成為乾隆心目中新羅漢系統代表，主要是因為貫休的羅漢畫（即所謂「禪月樣」）乃歷代羅漢畫中最負盛名，酷愛收藏古書畫的乾隆，在看到過去僅見於文字著錄的貫休十六羅漢畫時，欣

定名及題贊。他之所以大費周章，興致勃勃地進行這些考証的舉動，似乎其來有自。原來在乾隆見到聖因寺十六羅漢之前，乾隆就曾對於羅漢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訂，並發展出其獨特見解。

其實，丁觀鵬在摹寫聖因寺本之前，就曾受命繪製十六幅《十六應真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完成後，乾隆特地為之作《十六羅漢贊》，該識語亦見載《御製文集·初集》。（註六）乾隆援引梵經《納達答喇傳》、《法住記》及章嘉國師的說法，認為羅漢之數應為十六，而非俗稱的十八羅漢。從識語中可看出乾隆所欲展現博學詳考的意圖，除了詳引梵、漢歷代經典，另一方面則以精通佛學與文字學的章嘉國師為諮詢對象，顯示自己在調合梵、漢、藏佛學的地位，同時能指出始自蘇軾十八羅漢說為訛誤，以致衍生出關於羅漢之數的問題，故有「博辨如軾，亦不免因人致誤耳。」之語。

北京故宮丁觀鵬繪《十六應真像》第十六幅跋文款署「乾隆丙子冬十月臣汪由敦奉敕敬書」，可知為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所作。畫心上方，有唐古忒梵字羅漢名，以及合音漢字書羅漢序名，

喜之情可以想見。另一方面是這組十六羅漢為「胡貌梵像」之羅漢像，與傳統的「世間之態」羅漢風格大異其趣，且與著錄中的貫休風格相符，顯得其珍貴性。更重要的是，乾隆在前一年剛剛認定十六羅漢之數並為之重新排序定名，而這組羅漢符合十六之數，驗證先前所定羅漢數為十六的說法。又，乾隆視聖因寺本之為唐末之作，乃留存千年的珍貴古羅漢畫，與《欽定同文韻統》溯源唐古忒字音的本義，在年代上更為契合。因此，這組風格奇特的「胡貌梵像」羅漢，增進乾隆對羅漢圖像認知的視野，更可與先前對羅漢順序稱謂的考訂相呼應，所以在原畫上用「阿哩嚩哩字」（圖十）來書寫羅漢序名，符合他在溯源梵音上的用意，正所謂「圖文相符」。因此，聖因寺本的《貫休十六羅漢像》自然成為乾隆心目中羅漢群像的典型之作，是乾隆朝新羅漢圖像系統的特定形式。

聖因寺十六羅漢像在乾隆二十二年經過重新排序定名後，成為乾隆朝新羅漢系統與圖像的典型。自此，乾隆朝常見以聖因寺本為基本元素，藉由羅漢圖像製造出諸多不同材質的文物。除了上述丁觀鵬摹貫休本、杭州孔廟刻石以外，本院舊藏



圖12 左圖：清 玉羅漢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十六羅漢像刻石〉第11尊者拓本



圖13 左圖：清 乾隆 青金石羅漢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十六羅漢像刻石〉第16尊者拓本



如〈清繡畢沅書御製十六羅漢贊〉冊（圖十一），乃藉由織繡等技法進行複製。清〈玉羅漢山子〉（圖十二），背景構圖與羅漢造型出自聖因寺本之第十一羅漢像，並刻有〈御製粗查巴納塔嘎尊者贊〉，將羅漢主要構圖融入玉山子中，以高浮雕方式呈現。清乾隆〈青金石羅漢山子〉（圖十三），雕琢的是第十六羅漢，在技法上與玉山子表現手法相同，圖像雖方向相反，

然肩臂裸露，不似丁摹本披有袈裟，所刻卻是同於聖因寺本的贊語。清乾隆〈十六應真墨〉（圖十四），則為匣裝成套羅漢墨十六錠，每錠的形狀不同，一面摹刻羅漢像，上有原畫羅漢序名與乾隆重定序名；另一面則為御筆羅漢贊。其最後一錠則有乾隆題識（圖十五），以之比對聖因

寺刻石上的乾隆各鈐印，可知此套羅漢墨亦是根據聖因寺本而加以複製。除上述本院藏品外，如收藏於北京紫禁城寧壽宮花園雲光樓的〈硬木嵌玉十六羅漢像屏〉（乾隆四十二年山東巡府富察國泰進獻）、北京北海公園妙相亭佛塔（圖十六），甚至青海塔爾寺所傳藏的一組堆繡羅漢圖（圖

十七），祖本都源自聖因寺本。  
以上這些各類材質的十六羅漢像構圖，與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的石刻基本相同，未見與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丁觀鵬摹本之部分羅漢構圖有左右相反的



圖10 清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 第十六羅漢局部 「阿哩哩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繡畢沅書御製十六羅漢贊 冊 第一尊者、第十六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青海塔爾寺 堆繡羅漢圖



圖15 清 乾隆 十六應真墨 第十六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北京北海公園妙相亭佛塔



圖14 清 乾隆 十六應真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現象，而各羅漢贊皆同聖因寺本。按，杭州的石刻乃依當時仍存於聖因寺的原畫所

摹刻。由此或可推測，清宮內府可能尚存有一套與聖因寺本原畫相同之稿本，以作為其它材質之圖像複製所用，而非依丁觀鵬摹本（部份羅漢左右相反）來複製圖像。以往這些作品年代大都只標為乾隆年間，通過本文上述引證，製作時間之上限可定為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也就是乾隆御題於聖因寺本上的十六羅漢贊之後；甚或是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聖因

寺住持明水將之摹刻勒石之後，有了拓本，才廣為流傳，並受到各類質材所傳移摹寫。聖因寺《貫休十六羅漢像》的出現，提供了乾隆在新建羅漢系統過程中的典型圖像樣本，當乾隆將之重新排序定名給予重組詮釋後，這組羅漢圖像就帶有乾隆所欲表達政治宗教權威意涵，而成為一個象徵標記。此後各類文物的複製，就不單是一種興趣與嗜好，而是帶有政治宣傳的象

徵意義了。乾隆時期文物製作，既是文化傳承，也是政治宣示，文化與政治正所謂一體兩面，乾隆悠遊於文化藝術的同時，卻時刻以政事為念，經由相同圖像來複製不同質材的藝術行為，也可說是乾隆朝文物製作上甚具時代意義與特色的一環。

本文改寫自筆者登載於二〇一三年二月神戸大學美術史研究所出版《美術史論集》第十三號之《乾隆南巡之聖因寺貫休十六羅漢圖》的日文稿。另承蒙器物處侯怡利副研究員提供資料等諸多協助，謹此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宋)《宣和畫譜》卷三：「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脫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元（即張玄）所畫得其世態之相，故天下知有金水張元羅漢也。」收錄於《畫史叢書》，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四，第一冊，頁四〇五。
2.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卷三：「禪月大師（中略）。師闢立本，畫羅漢十六幀，龐眉大目者，朵頭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盡其態。」收錄於《畫史叢書》，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四，第三冊，頁一四一四。又，也有將羅漢畫的風格類型分成「世間相」、「出世間相」、「藏密羅漢像」三種，參見李玉珉，《羅漢畫特展說明》，收錄於特展圖錄《羅漢畫》，一九九〇，頁四一五。前兩項與本文中所謂「世態之相」、「胡貌梵相」意思相符。
3. (丁觀鵬畫佛及羅漢像十七軸，《秘殿珠林·續編》，乾清宮，頁一九五。題識寫於乾隆戊寅，即二十三年（一七五八）。
4. 題識文字未見於《御製文集》，錄自現存於杭州孔廟《十六羅漢像刻石》，參見杜正賢主編，《十六羅漢像刻石》，《杭州孔廟》，頁二七〇—二八六。
5. 同註四。
6. 《十六羅漢贊》：「十六羅漢之名，見於梵經納達答喇傳及法住記。俗所稱十八者，不見梵典。咨之章嘉國師云：西域但有十六之說，而無十八。……茲命丁觀鵬寫十六應真，像成，朕各為之贊，而應真法號一正以章嘉國師所定同文韻統合音字，并系唐古式梵字於前，有學無學，人可共證之云。」，《御製文集》初集，卷二十八，頁十一—十二。
7. 《御製同文韻統序》，《欽定同文韻統》，頁一。
8. 參見羅文華，《〈滿文大藏經〉藏傳佛教繪畫一兼及尊神明號中的滿文阿禮哩禮字》，《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〇七期，頁三五—三六；《乾隆時期滿文阿禮哩禮字研究——從〈同文韻統〉、《大藏全咒》到滿文《大藏經》》，《燕京學報輯刊》二〇〇四年第十四期，頁一五七—一八一。又乾隆稱這種合音字為「阿哩哩哩字」，故本文以此稱之，見《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御製文集》三集，卷十五，頁十三。

附表

	乾隆二十一年 題丁觀鵬 〈畫十六應真像〉贊 (北京故宮藏)	乾隆二十二年 題聖因寺 〈貫休十六羅漢像〉贊 (原本佚失,今見於杭州孔廟石刻本)	乾隆二十三年 題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贊 (臺北故宮藏)
第一阿阿迎 <sub>[左右合]</sub> 機達尊者	龐眉皓首,赤腳露肘, 一亦不立,二復何有, 左執提鑪,香雲無量, 以拂拂之,是真供養。	衣披百衲,杖扶一筇, 梵書貝帙,注目橫覽, 阿喇吒迦,若有所記, 記則不無,而非文字。	兀坐磐石,赤腳披緇, 橫經於胷,若有所思, 思則不無,能思者孰, 作如是觀,觀此尊宿。
第二阿資答尊者	扼腕跌足,宴坐偃息, 問此大士,為語為默, 默者動母,語者靜因, 動靜兩忘,誰為法身。	抱剝獨坐,嗒然若忘, 心是菩薩,貌是鬼王, 左栴檀塗,右利刀割, 何怨何恩,平等解脫。	鬚鬢其面,吧呀其口, 龍準鳶肩,抱剝露肘, 亟貌之猛,亟心之慈, 慈猛胥忘,合十皈依。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住可住山,證無所證, 或問佛法,豎二指應, 髮長更髻,髭生不除, 去留之間,寄此幻軀。	閉目巖中,入無生忍, 流水行雲,事理俱泯, 聊復爾爾,起心則那, 威音賢劫,一瞬而過。	於嵌崖中,入大禪定, 一切佛魔,弗著本性, 驀問大士,何不示人, 無可示者,不如不言。
第四嘎禮嘎尊者	聞之吾參,心廣體胖, 芥及須彌,何隘何寬, 雙手指端,各振金鈴, 即聲即寂,非寂非聲。	撼石側剝,於焉以息, 惟是上人,非語非默, 眉毛拖地,以手挽之, 詎云揀擇,示此絲絲。	昨日過去,明日未來, 孰是現在,拖眉而哈, 亦水田衣,亦著於體, 冷暖已知,權護惜此。
第五拔雜哩 <sub>[上下合]</sub> 通答喇 <sub>[上下合]</sub> 尊者	衣取蔽身,座取息體, 同異色空,示之一指, 在鉢刺拏,隨喜六檀, 檀喜相忘,亦不相捐。	顛顛其面,殘殘其身, 中有相好,孰識此因, 以經擲地,參學事訖, 佛尚不居,而況非佛。	貝帙且置,用觀則那, 袒裊裸裎,焉能浼我, 是日相好,是日威儀, 言同不可,何況於異。
第六哈拔 <sub>[左右合]</sub> 達喇 <sub>[上下合]</sub> 尊者	肩披七條,耳屬雙環, 是栗棘蓬,是金剛圈, 貌狠可怖,其心則慈, 慈狠胥幻,稽首導師。	灌頂豐頤,著水田衣, 七佛說偈,都得聞之, 目窮色空,任其蚌鷓, 趺坐盤陀,行腳事畢。	以恒七寶,滿佈大千, 不如金剛,能悟四言, 眉橫鼻直,注目而視, 作麼作麼,如是如是。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心似枯木,面若凍梨, 古有彭聃,見其孩時, 手拖絲繖,其長如許, 縛乎解乎,惟人自取。	前身飲光,後身慧理, 西竺靈鷲,識飛來此, 芒屨幾兩,竹杖一根, 可放下著,永住聖因。	敷席坐石,不蹙以嘔, 亭亭竹杖,却具三身, 日面月面,一吸一呼, 了本性空,不離幻軀。
第八嘎納嘎哈拔 <sub>[左右合]</sub> 喇綴雜尊者	著迦隣陀,藉以蒲團, 展目揚眉,亦不止觀,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得失得失,同乎不同。	五蘊六識,真幻異同, 豎此一指,非彼天龍, 與木石居,毛生手足, 何不翦之,誰翦豕鹿。	降肛齣齣,扶杖合掌, 箇坐具地,極樂安養, 示其雙足,一跣一鞞, 設生分別,未識禪那。

	乾隆二十一年 題丁觀鵬 〈畫十六應真像〉贊 (北京故宮藏)	乾隆二十二年 題聖因寺 〈貫休十六羅漢像〉贊 (原本佚失,今見於杭州孔廟石刻本)	乾隆二十三年 題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贊 (臺北故宮藏)
第九拔嘎沾 <sub>[上下合]</sub> 拉尊者	萬物我備,何疎何親, 手撫山颯,喜其性馴, 馴則不擾,喜則無憂, 與諸衆生,佛土優游。	軒鼻响口,數珠在手, 萬法皈一,一法不受, 娑羅樹下,兀然忘形, 演無聲偈,有童子聽。	有樹槎枒,束經置孔, 倚之小憩,非靜非動, 靜為動母,動亦靜因, 童子不答,乃得其真。
第十喇乎拉尊者	如來轉物,衆生物轉, 誰識此者,頂門巨眼, 持七寶冠,將供如來, 有能所乎,不言已該。	亢眉瞪目,若有所怒, 借問佛子,怒生何處, 喜為怒對,怒亦喜因, 畫師著筆,任其傳神。	具大雄力,坐不目迷, 於示怒中,隨喜逍遙, 喜固春溫,怒亦秋肅, 試觀代謝,意於何屬。
第十一租查巴納塔 <sub>[上下合]</sub> 嘎尊者	端坐叉手,具何神通, 有相無相,孰是真宗, 頂後圓光,如月入懷, 行腳事畢,幾兩草鞋。	倚槎枒樹,憩偃僂身, 誰為觸背,誰為主賓, 示其兩指,以扇拂之, 捉摸不得,擬議即非。	聃耳澤鼻,其貌殊特, 仙乎鬼乎,不離不即, 一身一樹,示以二指, 於法華經,我聞如是。
第十二畢那植 <sub>[上下合]</sub> 拉哈拔 <sub>[左右合]</sub> 喇綴雜尊者	左擎梵帙,右挈鍵鎧, 行住坐卧,不即不離,佛 出世時,度此黃耆,說法 則雄,如獅子吼。	有台其背,有龐其眉, 經橫於剝,無慮無思, 稽首尊者,壽復何若, 侍燃燈筵,待彌勒閣。	在古九頭,壽萬八千, 於此綺眉,如嬰兒年, 若如是云,綺眉何往, 水在餅中,月在天上。
第十三巴納塔 <sub>[上下合]</sub> 嘎尊者	佛陀羅尼,按之在手,面 暈霞紅,如醉於酒,於四 諦理,斷疑惑根,巴那塔 〔上下合〕嘎是,聞佛所云。	了一切法,參如是經, 水流石冷,風過花馨, 示匱圖地,示光明藏, 立意掃除,是謂理障。	展卷而觀,乃無一字, 不禁駭然,是真了義, 廓然無聖,何有於凡, 於功德海,亦不唐捐。
第十四納阿 <sub>[上下合]</sub> 噶塞納尊者	振隙棄羅,瞪目傾耳,視 乎聽乎,非彼非此,左持 淨瓶,貯如意珠,意且假 名,珠誰如乎。	曉目突額,若鬼與區, 見者莫怖,大慈真如, 咕嚕偃仰,合掌雙手, 不聖不凡,非無非有。	魑頭吐舌,貌可怖人, 皎皎滿月,蓬蓬遠春, 火劫非久,剎那非暫, 擊金剛拳,無分別念。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我觀四大,孰是真常,水 流石冷,風過花香,尊者 橫經,注其兩目,何不啓 觀,未觀意足。	扇取祛熱,衣取蔽寒, 云無寒熱,是外道禪, 熱即熱中,寒離寒裏, 金不復礦,冰仍是水。	有扇不扇,有衣還衣, 豈其捨求,不可思議, 捨魔求佛,佛即是魔, 了心如幻,行六波羅。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色相雖幻,狀則勝老,豈 其揀擇,護茲三寶,雙手 擎塔,其質黃金,是法華 劫,示現至今。	以沈水香,炷折腳鼎, 三藏靈文,轉彈指頃, 法尚不住,何像可留, 問誰多事,曰此貫休。	擊經炷香,供養如是, 能所兩忘,於一彈指, 貫休作像,觀顰顰真, 黃花翠竹,萬億化身。